潁濱文鈔/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潁濱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十三・策

下一卷▶

【君術策一】

天下之事，非宰相不可盡行，非諫官不可盡言。天下之人，誰能必至於諫官、宰相者？惟其少而學之，長而欲行之也，終其身而不當其位，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。是故士大夫之間，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。

今臣幸而生以天下無事之時，每一間歲，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，使舉天下之士。上自登朝之吏，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，咸得竭其所懷，以盡天下之利害。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，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偽；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，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；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，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；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，而得以榷財用之多少。蓋天下之人，非必為宰相、諫官，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，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。此有以見天子之意，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。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？

臣常以為天下之事，雖其甚大而難辦者，天下必有能辦之人。蓋當今之所為大患者，不過曰四夷強盛，而兵革不振；百姓凋弊，而官吏不飭；重賦厚斂，而用度不足；嚴法峻令，而奸宄不止。此四患者，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、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，然臣皆以為不足憂。何者？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。而臣子之所憂，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

之何者也。

臣聞善治天下者，必明於天下之情，而後得御天下之術。術者，所謂道也。得其道，而以智加焉，是故謂之術。古之聖人，惟其知天下之情，而以術制之也，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，皆可得而制其死。牛服於箱，馬服於轅，鷹隼服於韝。牛不可以有所觸，馬不可以有所踶，鷹隼不可以有所擊。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，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。是以因其所忌，而授之以其術，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。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，急之則敝而不勝，緩之則惰而不進。王良、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遲速，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，則終日躨々而不知止。此術之至也。

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，仁者使效其仁，勇者使效其勇，智者使效其智，力者使效其力。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，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？且雖有天下之善人，與之處而不知其情，御之而不中其病，則雖有好善之心，而不獲好善之利。何者？彼不徒為吾用也，而況乎天下之英雄，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！

昔者秦漢之際，奸宄猛悍之人，所在而為寇。高祖發於豐沛之間，行而收之。黥布、彭越之倫，皆撫而納諸其中。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。玉帛子女、牛羊犬馬，以極其豪侈之心；輕財好施，敦厚長者，以服其趑趄之懷；倨肆傲岸，輕侮淩辱，以折其強狠之氣。其視天下之英雄，不啻若匹夫孺子，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。至於元、成之世，天下久於太平，士大夫生於其間，無復英雄難制之風。天下之士，皆書生好儒，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，俯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。元、成、哀、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，然而不知其情，不獲其術。賢人君子，避讒畏譏，遠引而去，而小人宦豎，縱橫放肆而制其事，此甚可憫也。

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，僕妾之際，莫不有術以制其變，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。欲其用命，而見其所害；欲其樂從，而見其所利；欲其喜，而致其所悅；欲其懼，而致其所忌；欲其開心見誠，而示之以無所恐；欲其守死不去，而示之以無所往。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，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，且此過矣。天下以為天子之尊，無所事術也，而不知天下之事，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，而世之英雄，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。由此觀之，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。

【君術策二】

將求御天下之術，必先明於天下之情。不先明於天下之情，則與無術何異？夫天下之術，臣固已略言之矣，而又將竊言其情。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，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奸，然猶有情焉，而不可以不知。

蓋臣聞之，人有好為名高者，臨財推之，以讓其親；見位去之，以讓其下。進而天子禮焉，則以為歡；進而不禮焉，則雖逼之，而不食其祿，方為廉恥之節，以高天下。若是而天子不知焉，而豢之以厚利，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。人有好為厚利者，見祿而就之，以優其身，見利而取之，以豐其家。良田大屋，惟其與之，則可以致其才。如是而天子不知焉，而強之以名高，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。人惟無好自勝也，好自勝而不少柔之，則忿鬥而不和；人惟無所相惡也，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，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。素剛則無折之也，素畏則無強之也。強之則將不勝，而折之則將不振。凡此數者，皆所以求用其才，而不傷其心也。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。

蓋臣聞之，天下之奸雄，其為心也甚深，而其為跡也甚微。將營其東，而形之於西；將取其右，而擊之於左。古之人，有欲得其君之權者，不求之其君也，優遊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，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，以釋天下之權。天下之權既去，其君而無所歸，然後徐起而收之，故能取其權，而其君不之知。古之人有為之者，李林甫是也。

夫人之既獲此權也，則思專而有之。專而有之，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。夫人惟能自固其身，而後可以謀人。自固之不暇，而欲謀人也實難。故古之權臣，常合天下之爭。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，則其勢無暇及我，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。古之人有為之者，亦李林甫是也。

世之人君，苟無好善之心。幸而有好善之心，則天下之小人，皆將賣之以為奸。何者？有好善之名，而不察為善之實。天下之善，固有可以謂之惡，而天下之惡，固有可以謂之善者。彼知吾之欲為善也，則或先之以善，而終之以惡。或有指天下之惡，而飾之以善。古之人有為之者，石顯是也。

人之將欲為此釁也，將欲建此事也，必先得於其君。欲成事，而君有所不悅，則事不可以成。故古之奸雄，劫之以其所必不能，其所必不能者，不可為也，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。古之人有為之者，驪姬之說獻公，使之老而避禍是也。

此數者，天下之至情。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，聞其聲而推其形。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

中，故天下莫能欺。何者？無故者，必有其故也。古者明王在上，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。夫小人者，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？舉而見其情，發而中其病，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。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，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，而深察小人之病，以絕其自進之漸，此亦天下之至明也。

【君術策三】

天子之道，可以理得，而不可名推。其於天下，不取其形，而獨取其意。其道可以為善，而亦可以為不善。何者？其道無常。其道無常者，不善之所從生也。

夫天下之人，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，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；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，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。是二名者，其所以為仁者有形，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。其進也，有所執其規；而其退也，有所蹈其矩。故其為人也，不失為天下之善人，而終不至於君子。有所甚而不堪，有所蔽而不見，此其為人是鄉黨自全之人也。今夫君子，有所殺人以為仁，而有所不殺以為義。義不在於殺人，而仁不在於不殺。其進也。無所據依，而其退也，無所底麗。故其成也，天下將皆安之；而其不成也，將使天下至於大亂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，而畏其難就。人臣以是戒其君，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：「姑為無殺人以為仁，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。」是其仁可以全身，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，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。《孟子》有言曰：「責難於君謂之恭，陳善閉邪謂之有禮，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。」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，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，而曰姑為其易者，以苟避天下之謗，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？

蓋臣聞之人之聖道，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跡求者，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，而其成也，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。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，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。故孔子曰：「吾非多學而識之，吾一以貫之。」夫一者何也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，是為一矣。而能得吾一者甚難，故夫天下之畏之者，亦不足怪也。古之聖人，己能知之，則行之而無疑；己不能知之，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。使己而不好殺人，則天下安可盡無殺以成義之名？使己而好殺人，則安天下可盡殺以成義之形？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，使義不在於殺人，而仁不在於不殺。方今天下之治，所不足者非仁也。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，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。民聞有以赦除其罪，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。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。

古者君臣之間，和而不同。上有寬厚之君，則下有守法之臣；上有急切之君，則下有推

恩之臣，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。今也君臣之風，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，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情，而不能自振。此豈左右之大臣，務以順從上意為悅，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，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！

方今之制，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。天下之以獄上者，凡與死比，則皆蹙頞而不悅，此其為意夫豈不善？然天下之奸人，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，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，此誠大臣之事。苟天子自信以為善，欲以一人之私好，而破天下之公義，則夫大臣者，猶不可為也。惟知天子之仁義，而無務其跡以成匹夫之節，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，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？

【君術策四】

古者君臣之間，相信如父子，相愛如兄弟。朝廷之中，優遊悅懌，歡然相得而無間。知無所不言，言無所不盡；開心平意，表裏洞達，終身而不見其隙。當此之時，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，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，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，蕩然肆志，有所欲為，而上不見忌。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，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。至於後世，君臣相虞，皆有猜防之憂，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，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。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，上下相顧，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，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？故天下之事，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。臣竊傷之，而以為其蔽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。

夫古之聖人，至嚴而有所至寬，至易而有所至險，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，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，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。至於後世之君，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，而用之其君臣之際，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，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，而以為畏威。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，而用之其法律之事，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，得以苟免取容，不畏天子之法，而以為行惠。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，至於如此。

夫天下之人，上自百官，而下至於庶民，其為奸安可窮盡？而天子者，以其一身寄乎其中。論其眾寡之勢，則天下至眾，而天子至寡。論其智詐巧偽之術，則天下之眾，固必有過於天子者。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，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。多為之堤防，以禦其變詐，則彼之智，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。是以古之聖人，推之以至誠，而禦之以無威；容之以至寬，而待之以至易。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，而不防其為詐，談笑議論，無所不及，以開其歡心。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，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。其所任用，雖其兄弟朋友之親，而不顧徇私之名；其所誅

戮，雖其仇怨睚眥之人，而不恤報怨之嫌。何者？君臣相信之篤，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。然至大吏縱橫放肆，犯法而無所忌，天下之所指目，律令之所當取，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，使之一入而不可解，而後天下知有所畏，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。二者其事不同，而相與為用。

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；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。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，而後可以及此也。

【君術策五】

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，天下之勢是也。天下之人，幼而習之，長而成之，相咻而成風，相比而成俗，縱橫顛倒，紛紛而不知以自定。當此之時，其上之人刑之則懼，驅之則聽，其勢若無能為者。然及其為變，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。故夫天子者，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，以定其所歸者也。

夫天下之人，弛而縱之，拱手而視其所為，則其勢無所不至。其狀如長江大河，日夜渾渾，趨於下而不能止，抵曲則激，激而無所泄，則咆勃潰亂，蕩然而四出，壞堤防、包陵谷，汗漫而無所制。故善治水者，因其所入而導之，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。既激矣，又能徐徐而泄之，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。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，而不為去其所激；觀其激作相蹙，潰亂未發之際，而以為不至於大懼，不能徐泄其怒，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。

昔者天下既安，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，循循以為敦厚，默默以為忠信。忠臣義士之義憤悶而不得發，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，起而振之。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、喜氣而不懾者，皆樂從而群和之，直言忤世而不顧，直行犯君而不忌。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。然天下猶有所不從，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，相與抗拒，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，邪正相搏，曲直相犯，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，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。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，臣恐天下之賢人，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。夫惟天子之尊，有所欲為，而天下從之。今不為決之於上，而聽其自決，則天下之不同者，將悻然而不服。而天下之豪俊，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，發而不中，故大者傷，小者死，橫潰而不可救。譬如東漢之士，李膺、杜密、范滂、張儉之黨，慷慨議論，本以矯拂世俗之弊，而當時之君，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快其氣，而使天下之士發憤以自決之，而天下遂以大亂。由此觀之，則夫英雄之士，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。

是以治水者，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，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，亦將順流奔走，奮迅豫悅，而不暇及於為變。苟其瀦畜渾亂，壅閉而不決，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，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。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，以順適其意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